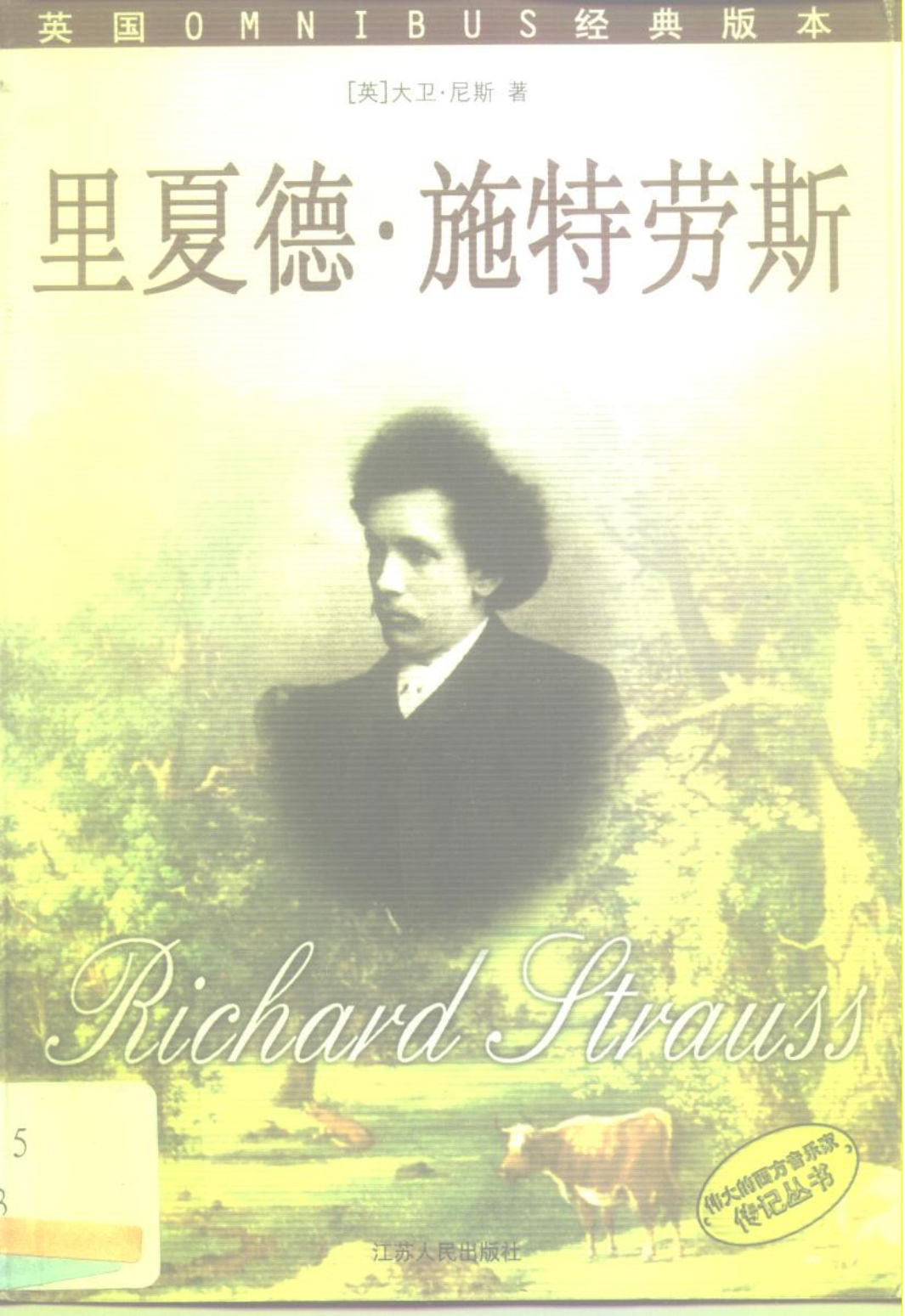


英 国 O M N I B U S 经 典 版 本

[英]大卫·尼斯 著

里夏德·施特劳斯

A portrait of Richard Strauss, a man with dark, wavy hair and a mustache,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white shirt. He is standing in a lush, green landscape with trees and a cow in the foreground.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hazy green.

Richard Strauss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
传记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

里夏德·施特劳斯

[英] 大卫·尼斯 著 刘瑞芬 萧美惠 尹鸿智 译 萧韶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里夏德·施特劳斯/(英)尼斯著;刘瑞芬等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

书名原文:Richard Strauss

ISBN 7-214-02429-2

I. 里… II. ①尼… ②萧… III. 施特劳斯,
R. (1864~1949) — 传记 IV. K835.16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386 号

书 名	里夏德·施特劳斯
著 者	[英]大卫·尼斯
译 者	刘瑞芬 萧美惠 尹鸿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页 2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429-2/K · 370
定 价	1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导 读

实际的天才—— 里夏德·施特劳斯

里夏德·施特劳斯 (Richard Strauss, 1864 ~ 1949), 被誉为李斯特 (Franz Liszt, 1811 ~ 1886) 的交响诗、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 ~ 1883) 的歌剧的传人, 却有着和两者完全不同的行事风格。一生身兼当代名指挥家、名作曲家的身分, 让人对他又美又忌。

施特劳斯虽然长寿, 但是身体并不健壮。由于懂得保养, 却也平安无事地活到 85 岁高寿。在生活里, 他笃信瓦格纳的“天才至上论”, 公开地为自己、进而为其他的音乐家争取应有的权利。由于经常事涉金钱, 而被讥为贪利者。然则一生处事讲究实际的施特劳斯却并不在乎, 事实上, 他若没有这份“实际”, 不可能早早购置豪华别墅, 亦不可能为我们留下那么多的音乐财富。

行事似乎斤斤计较的施特劳斯在音乐中流露的却是多层次的高级幽默。在经过狂飙的年轻期后的 19 世纪 90 年代里, 施特劳斯开始发觉自己的人生观其实是旁观

乐天的。这个情形在交响诗作品《蒂尔的恶作剧》(Till Eulenspiegels lustige Streiche, 1894 ~ 1895)、《堂吉诃德》(Don Quixote, 1897 ~ 1898)中已可见端倪,在歌剧《火荒》(Feuersnot, 1901)中更是明显。虽然紧接着的两部歌剧《莎乐美》(Salome, 1905)和《埃莱克特拉》(Elektra, 1909)奠定了他歌剧史上的地位,施特劳斯却以《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 1911)的作者自诩。1945年,他就是如此告诉前来接收的美军的。

作品中洋溢着爱的作曲家,私底下却是个感情极其内敛的人。经常登台指挥的音乐家,在私人场合却是个谜。施特劳斯不在乎外界对他个人的批评,却很在意妻子予人的泼辣形象,数度以作品将他对妻子的爱意诉诸大众。失掉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 ~ 1929)这个工作上的伙伴,施特劳斯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却在人们为他庆祝85岁大寿时,要求演出《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Ariadne auf Naxos)1912年的第一版,因为那是老伙伴主导的大构想,结合话剧和歌剧演出于一剧,可惜首演效果不佳。85岁的老人在等待大限之际,强烈地思念去世多年的老友,指明这部作品自有其不为人知的心境和等待。霍夫曼斯塔尔去世后的20年里,施特劳斯再也找不到能和他合作的剧作家,口虽不言,心中对老友、老伙伴的思念是可以想见的。

一生顺遂的施特劳斯却在老年栽在纳粹的手中。他一生笃信艺术至上,愿为艺术的存续做任何事情,包括表面上的妥协。他不离开德国,不仅是因为年事已高,不仅

是因为犹太儿媳，更是因为不愿看到德国音乐艺术的传承中断。他对自己当时在这方面的认知，以及他认为无论在何种状况下，艺术都不应该停顿、被牺牲的信仰，让他虽不情愿，却能在表面上妥协。因此，最后的妥协不成，是让老人迷惑、更让他伤心的。

但是，施特劳斯旁观的睿智和乐观的人生观，终于让他活着亲见大战的结束，亦让他度过审查纳粹旧案的难堪日子，更让他在1948年的垂暮时刻完成《最后四首歌》，呈现出一位智慧老人回顾走过的人生岁月，泰然地面对人生最后时刻到来的心境。施特劳斯的配器不复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和戏剧性，取而代之的是晶莹、透明，清楚地流露出他的这一生没有什么大的遗憾，该走的路都走了，该做的事都做了。在最后一首《黄昏》(Im Abendrot)中，老人与爱妻心手相携走完人生的景象跃然于音符间，作品辞世之味虽浓，然而展现的平静、澄澈，和马勒同样使用管弦乐伴奏的《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的最后乐章《告别》(Der Abschied)的意境又大不相同。一生以音乐为其语言的施特劳斯在此依然如故，在声乐部分唱出最后一句“莫非这就是死亡”时，圆号吹起了《死与净化》(Tod und Verklärung)中和“死亡”相对的“变形”主题作为回答，施特劳斯一生不变的人生观再度呈现。

在这本施特劳斯的传记中，作者大卫·尼斯引用了许多当时的人和施特劳斯往来的信件，生动地勾画出一位自视极高、却能入世的天才。他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认

知和自信;对艺术高于一切的推崇;他如何活好每一分每一秒;在面对人生必有的终点时,那份安详、那份坦然,作者没有用很多绚丽的字眼,却活生生地都勾画出来了。

德国海德堡大学音乐学博士 罗基敏

目 录

导读	实际的天才——里夏德·施特劳斯	1
1	古典教养	1
2	宫廷乐团指挥	20
3	魏玛的瓦格纳信徒	32
4	另辟蹊径	48
5	理性的浪漫	60
6	英雄不再	71
7	驾御风暴	88
8	悲剧……喜剧	104
9	两位阿里阿德涅	125
10	战争中的伤兵	137
11	婚约	152
12	妥协	176
13	神话与寓言	194
14	宁静的落幕	213

古典教养

里夏德·施特劳斯的出生地慕尼黑，向来以闲适安逸著称。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长篇小说《勃登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的主人公安东妮·勃登布洛克(Antonie Buddenbrooks)以其北德人天生的直觉发现，慕尼黑奇特地缺少了社会阶层的划分，空气中更弥漫着一股道德败坏的消沉。“这个伟大城市的空气中充斥着——一群习于无所事事的艺术家的市民。”而其他辛勤工作的市民亦有类似的观感。1884年，在托马斯·曼书中的女主角短暂地扮演巴伐利亚的家庭主妇之后20年，年轻的施特劳斯从柏林写信给他的儿时玩伴，也是同侪、作曲家路德维希·杜伊勒(Ludwig Thuille)，表达了他的遗憾之情，因为杜伊勒在慕尼黑的家教职责使他无法与施特劳斯共赴柏林。“慕尼黑的颓废气氛必将使你的艺术生命告终。”之后，施特劳斯返回慕尼黑，并担任了数季的指挥，但他总能避开他所谓的“慕尼黑沼泽热”。他很幸



年轻时的弗朗茨·施特劳斯

运，能从大环境中撷取巴伐利亚精神的精华：和蔼亲切中又带着一丝尖锐嘲讽。尔后，这股精神在慕尼黑几家立场开明的报社，以“质朴气质”的名号被大吹大擂了一番。

施特劳斯不曾稍减的勤奋精神乃得自其父弗朗茨 (Franz Strauss) 的真传，母亲则孕育了他温柔的一面，造就了他热情的性格。这两种人格特质，使他得以在经历了欧洲历史的动荡后，仍能固守其原有的信仰，免于受到任何伤害。

施特劳斯于 1864 年 6 月 11 日诞生时，年方 18 岁的巴伐利亚君王路德维希二世即位仅三个月。路德维希二世旋即任命他所偏爱的里夏德·瓦格纳至慕尼黑担任宫廷乐师，慕尼黑市民因之受到不小的震撼。不久，指挥汉斯·冯·彪罗 (Hans von Bülow) 为准备 1864 年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 和 1868 年的《纽



19 世纪晚期的慕尼黑街景

伦堡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两部歌剧的首演,毫不留情地考验慕尼黑宫廷管弦乐团乐师的本领。(具有讽刺



汉斯·冯·彪罗



2 岁时的里夏德·施特劳斯

意味的是，彪罗的妻子柯西玛〔Cosima, 李斯特之女〕已经和瓦格纳陷入热恋，并最后离弃彪罗，改嫁瓦格纳。）彪罗于 1867 年从勤奋的弗朗茨·拉贺勒（Franz Lachner）手中接管宫廷乐团，但他的成功也只是昙花一现。如同前任的瓦格纳一般，彪罗几乎是被反瓦格纳的党人轰出城去的。

乐团内反对派的领导人弗朗茨·施特劳斯（里夏德·施特劳斯之父）是主要的圆号手，最崇拜海顿、莫扎特与贝多芬。尽管弗朗茨不断以言词猛烈攻击“醉鬼瓦格纳”，他依旧继续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齐格弗里德》（Siegfried）与《纽伦堡名歌手》等剧中演奏独奏的乐段，表现得一如吹奏贝多芬第九与《英雄》那般令人难忘。同样，他对彪罗的态度也显示他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在乐池，他全然尊重指挥与作曲家；但一离开舞台即转持极端敌对的态度。1883 年，瓦格纳去世，当其他乐师均起立志哀时，执拗到极点的弗朗茨仍固执地坐在原位。

弗朗茨·施特劳斯的一生并不如愿。里夏德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表示，父亲是由一位严苛的叔父所带大，但却



里夏德与约翰娜兄妹

没有提及他父亲曾于一次霍乱大流行时，失去了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的事实。(事实上，弗朗茨的父亲在他 27 岁时去世，但他幼时即被送至遥远的亲戚家。也许是因为弗朗茨不愿谈起他痛苦的过去，才导致里夏德的谬误与疏漏。)

经过七年谨慎的追求，弗朗茨·施特劳斯于 1863 年续弦，新娘是约瑟法·肖尔 (Josepha Pschorr)，其父乔治·肖尔 (Georg Pschorr) 是慕尼黑一家啤酒厂富有的主人。这对新婚夫妇寄居于酒厂后边阿尔汉梅艾克路 (Althemereck) 2 号二楼的公寓里。十个月后，里夏德·乔治·施特劳斯 (Richard Georg Strauss) 在此出生。这家人于 1870 年搬到桑纳街 (Sonnenstrasse) 一套较大的公寓里，他们的女儿约翰娜 (Johanna Strauss) 便是在这儿出世。这对小兄妹能享有无忧无虑的童年，都得归功于约瑟法，是她尽最大的努力，缓和了她丈夫冷峻的脾性。(这样的压力最后导致她神经衰弱；当里夏德十几岁时，他母亲即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之后也多次进出疗养院。)

当时普鲁士仍挣扎于权力争夺和领土扩张的背景之下。巴伐利亚很少感受到 1864 年对抗丹麦以夺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Schleswig-Holstein) 战役的余波，也未曾受到普法战争 (Franco-Prussian War) 后民生匮乏的影响，这场爆发于 1870 年的战争带来了未来安定的承诺。就像德意志境内的其他地方一样，南部亦受益于随之而来的和平。施特劳斯成长于繁荣的氛围之中，19 世纪将

要结束时，这种繁荣的景象更是达到鼎盛。这家人沉浸在音乐的天地里，对当时的政治气候不闻不问。

数年后，约瑟法告诉她儿子，在他孩提时代，总是一



施特劳斯最早的照片之一，他在1岁时与母亲的合影

听到圆号就展颜而笑,听到小提琴声则号啕大哭。他4岁半时便开始跟随父亲的朋友、宫廷乐队的竖琴师奥古斯特·托姆博(August Tombo)学钢琴。托姆博弹奏钢琴时经常以鼻尖弹奏钢琴的中间音域部分,逗得小施特劳斯哈哈大笑。该乐团的团长班诺·瓦尔特(Benno Walter)是弗朗茨的表兄弟,八成就是那位引发无数泪珠的小提琴家,因为他经常拜访施特劳斯家位于桑纳街的寓所,并且在施特劳斯7岁时教授他小提琴。后来,施特劳斯曾形容自己有敏锐的读谱能力,却疏于练习。这孩子的作曲才能展露得更早。他在6岁半便作了《裁缝波尔卡》(Schneiderpolka),由他父亲协助抄谱。另外几首曲子,包括为他姑姑写的歌,则都在舅舅乔治(Georg Pschorr)家的音乐晚会上获得首演的机会。施特劳斯被引入歌剧的神奇世界,则必须追溯到1871年,那一年他在慕尼黑宫廷歌剧院观赏了《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与《魔笛》(Die Zauberflöte),当然,弗朗茨也参与了演奏。约翰娜记得,施特劳斯对歌剧中管弦乐部分的兴趣不下于故事主线,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的狼谷所呈现的超现实式惊悚,或帕帕吉诺(Papageno)滑稽可笑的小丑言行,都令他深深着迷。

施特劳斯在大教堂学校(Dom-Schule)接受了数年的小学教育后,于1875年进入路德维希中学(Ludwigsgymnasium)。他的音乐教育由宫廷乐团总监梅耶(Friedrich Meyer)延续,梅耶在理论、和声与对位法等方面均给予施特劳斯扎实的基础。另外,施特劳斯也通